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十五

乞休第十九疏

奏為聞言觸衷懇

恩罷斥事臣從邸報中見廣東按察司知事周道

昌一本為天變地變妖變朋黨之變輔臣大

臣諸臣乖離之變恭懇定變之策以安

宗社事中間所言龐尚鵬曾上書于舊輔臣趙志

臯勸其伏

闕苦爭臣亦聞之至謂揭請于臣又托侍郎蕭

雲舉從史則臣年來昏憒健忘都不記憶要

以臣職在輔弼義當效忠何必問尚鴻之曾請與否也伏闕之說譁者亦不止一尚鴻而或恐其過激未敢遽行臣力不足回天忠不能碎首浮沈素飱是臣之罪若以爲蒙蔽則聖明在上臣實不敢惟是今日世界天時人事災變乖離道昌之所以感慨而指陳者言言痛心問其所以致此非臣而誰臣若不去則災變將愈大而乖離將愈深又不止如今日而已

矣天下之事至于遠方小臣皆切隠憂皆陳
忠告臣爲輔臣能不自愧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卽行推補此固今日定變之第一
策也臣非敢因道昌一言而求去實以時事
至此久無面目而天下之所以罪臣而責臣
者且百倍于道昌故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仰祈
矜允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乞休第二十疏

奏為感

恩懇容再求

罷斥事臣頃者具疏乞休奉

聖旨卿年來純忠康慎籌國陳列朕所素鑒况今

多事之時皆賴鎮定豈以浮言屑謗求去不必

介懷宜即出贊理愼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捧誦

溫綸惟有感泣竊念臣之求去實是揣分度能自

審不堪與周道昌所言毫無干預道昌遠方

小臣以入

賀而至亦懷忠愛一念其望臣則有之未嘗謗臣也臣待罪四五載罪戾如山如數而列之儘有可說何待于謗令言者但以单辭責備而臣遂欲求去則真褊衷之小人矣惟是臣賦性疎庸原無經濟之具暫時猶可支持日久愈擠窮蹙雖欲搜索枯腸竭盡駑力以自効其尺寸而終不可得每念人臣分義約有二端力所能爲而瀰竭盡瘁以爲之固所以報主也力所不能而推賢讓能以使他人爲之亦所

以報

主也臣今必不能為矣萬苦交叢一身是病有眉

可皺無口堪開苟有知臣愛臣者皆當責之

使去不必強之使為而臣若少懷貪戀難舍

一官便是喪盡良心無復人理我

皇上四十年

御天五十年

介壽洪休遐福萬歲無疆普天率土咸仰

洪恩而臣獨窮困至此如市上乞兒大聲疾呼莫

為憐恤亦

聖心之所隱也臣一點血誠萬行清淚伏望

聖慈俯垂軫念即削籍奪官重以罪僇無所不可

至如會推考選二事

亟賜允行臣雖旦夕就死亦瞑結無窮矣臣不勝

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言詞懇懇意欲高蹈卿心忍乎孰

不忍乎況節屆履端卿為表率豈可久延私寓

還即出入閣贊襄以慰朕佇望之意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一疏

奏爲微臣蒙

恩愈厚盡力實窮再瀝血誠哀求

罷斥事該臣再疏乞歸奉

聖旨朕覽卿奏言詞懇懇意欲高蹈卿心忍乎孰

不忍乎况節位優崇卿務表率豈可久延私寓

還鄉出入閣贊襄以慰朕佇望之意吏部知道

欽此竊念臣以奉職無狀病苦煎熬迫切求去

致煩

君父屢渙

溫綸當此履端之時臣實義不當去情不忍去但
再三思之臣在此一日則有一日之責任非
徒尸位素飡備閣臣之名數已也今合天下
之人以臣忝在輔弼凡事皆望之臣乃臣將
誰望哉望
皇上耳
皇上如天如神天不可升神不可測
皇上之所不行臣但自愧其積誠之未孚轉移之
無力而已更有何神奇謬巧能必得之
皇上哉夫竭駑駘之力勉報

隆恩以答天下之望臣之心也事
堯舜之主而尺寸莫施徒憔悴困鬱以哀乞殘生
于
君父臣之命也天與臣以遭逢建樹之資而不與
臣以經綸匡濟之具臣可柰何臣一去則賢
者得進天下事尚有可爲是臣以去而報
皇上也臣每誦
温綸輙一字一淚苟使臣之力尚有一毫之可自
效臣之勢尚有一毫之可再出而敢慕高蹈
之名孤

聖主之望則真犬馬禽獸之不若矣臣情緒危迫語不擇音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別簡賢能乘新歲用新臣行新政四海九州歡欣鼓舞以頌維新之治豈非一時盛事臣幸而即填溝壑當于來生化爲螻蟻蛇雀以盡此未了之一念耳臣不勝涕泗哀鳴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清忠端慎朕所洞鑒諸有陳奏具見懇切方今多事之時議論煩多皆賴主持豈可諄諄求去卿心何安彊端在即還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即出以慰朕眷注懸望之意該
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二十二疏

奏爲恭承

溫諭感激涕零披瀝誠悃謝求放事該臣三疏

伏蒙

聖恩遣鴻臚寺官到臣私寓恭捧

溫綸宣臣即出臣俯伏跪聽且聽且泣何功何能

而辱

聖明勤惓至此誼當即日匍匐入閣供事以恭

君父之命以慶履端之辰是少有人心者所不能

自已也但臣頻年困苦精血銷亡七尺之軀

百病交集至于今日勢已不支此猶是一身
利害　臣不敢言惟是
朝政壅塞日甚一日大僚之見在供事者只有
七人臺省之尚在班行者只有十餘人顧瞻
朝宁不成景象而林下諸臣
賜環無期摧折將盡海內蒼生膏血已竭重以災
傷半成餓莩今長安市上攜呼就死不忍見
聞臣何顏何心能晏然居此濫沐
恩私夫萬類焦枯百昌畢瘁而一草一木獨承雨
露縱覆載無心乃其為草木者亦妖怪不祥

之甚矣其何以自存於天地間哉

聖諭謂議論煩多賴臣主持不知臣受事日久其

權力伎倆盡在人之耳目如拙婦操家無一

錢尺帛而家人之求衣索食群起而誰何非

為主翁者別擇能幹之人付以筦鑰必無寧

息之時是臣留一日議論反多一日

皇上亦何利于留臣也臣今不出則違

君命出則必誤國事再三較量誤國之罪甚於違

命故敢冐死哀陳懇求

罷斥但使少動

聖心得

命所請臣即旦夕淪亡含笑地下矣又何論區區

之一官哉臣不勝孤

恩負罪恐懼哀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懇深切朕懷目今節届履端

卿表率群工宜遵旨即出入閣佐理以慰朕延

望至意奏內大僚臺省各疏朕自詳覽檢發慎

勿固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七密揭

伏蒙

皇上欽遣鴻臚寺官

宣諭臣出臣謹焚香叩頭具疏陳謝併訴苦情仍

擬于元旦趨叩

宮門恭伸

賀悃外惟是臣尚不得已之衷尚有未盡不敢見

之疏中敢再披瀝言之自

文皇帝設立閣臣以來皆有數員並未嘗專用一

人獨臣以一身受事將滿四年值中外多故

臣下囂爭臣委曲調停千艱萬苦其間罪戾
甚多皆賴
聖明鑒宥得以苟容至于今日事勢已窮舉天下
之人盡以臣一人獨任爲不可臣若一出必
群起訴責終難自立即臣反之心亦萬萬不
安度之事勢亦萬萬不能真有不可一日居
此位者臣又歷稽我
朝閣臣但久戀不去如嚴嵩張居正之流無不
狼狽決裂貽患國家彼時閣中尚不止一人
而其害已至此矣臣又何敢隱忍遷延不力

請旨

聖上也臣身以痔瘡血疾委頓不堪只有一子遠在家鄉亦患病沈篤心緒荒亂皆不敢言而但論其事體緊急必不容緩者如此若有一念假此以要

君父即罪不容死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亟行推補其大僚科道等官實是缺人勢難寢閣更望併

允補共濟時艱是臣犬馬報

主之一念也臣不勝惓惓悚慄隕越手書上聞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八揭 劉[illegible]選

臣以一介豎儒荷蒙

聖恩拔擢至此苟此心有一毫不盡以負

君父則天地鬼神必所不宥惟是有極窮極苦事情不得不哀鳴仰訴苟非困急無聊不敢如此

皇上幸矜憐而垂聽焉臣自入直之後不數月間即獨身受事于今已四年矣政本重地共濟無人惟恐少有差誤以負

皇上任使故懇懇惓惓以推補閣臣爲請而外間

不知但見
皇上之未允便謂臣貪據要津利于獨任不肯用
人萬口嘗罵無以自容又考選各官候久缺
命日久值各差缺乏之時盼望尤急悠悠之談又
謂臣畏忌考選下日多事多言故陽爲揭催
陰實阻撓一唱衆和中外流傳凡諸章疏中
微辭隱語無不罪臣而近日科臣條列則明
言臣有意摧折積成虐之漸工一網之謀其
他或面責或移書不可勝紀甚者詈臣不掛
冠徑去爲無恥臣以身沐國家厚恩自當爲

國家任怨故臣悉甘受不敢有言而事勢人情日急一日臣孑然孤身蒙此大罪委難存立且今天下事繁積日多雖其權皆在于六部九卿負閣臣無顏乃人不以為六部九卿罪而專於閣臣使閣臣有數人當可少分其責而今只臣一人以一人而當四海九州千萬人之怨望縱使粉骨碎軀亦難稱塞此臣所以不得不憂思而泣血也亦欲黽勉延挨付之不恤而此等事務又實不容已有何言詞可以推託每思先臣王錫爵有言今之閣

臣乃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可謂惻切而有餘悲夫錫爵尚未見今日之光景也使見今日之光景其爲困窮無告當何如哉臣無可奈何只得歸命

皇上乞將枚卜考選二事

俯賜允行以解倒懸之急如

聖意尚未即決亦乞

明示必行之意以消奸人望不然則

亟發溫綸諭令閣中臣廷機勉出使臣得以少休

此亦

皇上哀臣憐臣莫大之恩德也乃臣更有請者今南北大僚一缺七八尚書臣孫丕揚實是年老勢難久留臣李化龍實是病廢必不能出且恐旦暮不保吏兵重務何人料理而南京近來決絕陵遲奸徒恣横無人彈壓此實一宗社之憂而臣不能盡言者也更乞

聖明留神處置臣眼目昏花謹于書上開字畫粗

[illegible]紀焉

聖慈鑒宥臣不勝再死悚息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為蒙

恩宣諭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王禮乾恭捧

聖諭諭輔臣卿忠清端亮朕素鑒知匡政以來躬行實效諸務陳請具見勤苦至意目今時事多艱正賴老成主持朝寧振肅紀綱何忍堅意求去卿宜勉遵屢旨即出入閣贊襄佐理國重務以慰朕懷乃是君臣大義矧節有微端不必煩瀆其缺員各疏候朕詳覽檢發卿宜欽承之特諭

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訖竊念臣乞歸未遂反辱
溫綸中使為臣織臨撫循臣上畏
君命之難違下慨報稱之無力高天厚地無處容
身進退之窮至是而極臣此生何幸得承
聖恩隆渥如此亦何不幸遭值時勢艱難如此人
皆以新歲為歡臣獨以新歲為苦人皆以被
命為寵臣獨以被
命為憂每奉一番
溫綸輒一番涕泣對椒觴以無顏遇良辰而黯淡

造物何為而生臣于世寧不為

聖朝多此一孽為

皇上添此一累哉

聖諭謂員缺各疏假許覽檢發亦既體臣之愚衷矣大開捐之員缺已滿四年大僚科道之員缺遠則七八年近亦二三年廷臣之苦口而陳

皇上之留神而覽不為不久矣豈至今日而猶有待于詳覽乎而猶未可以檢發乎

皇上神明卓越凡所用之人無一不當但一舉筆

而天下人即頌服矣何必詳也詳之一字爲

累不小甚非臣之所望于

皇上也復輪作辰臣當勉出隨班行禮以盡臣子

之義區區下情容臣另行懇請未敢遽瀆所

有

聖諭諄諄殷殷內閣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可遵旨入閣辦事以慰眷

懷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祈春時行

聖政疏

奏為布陽發布
聖政宜新懇乞
聖明奮發
德音以順天時以慰人望事臣惟人君奉若天道者也天道當嚴寒之後必有陽春春令一布則萬物之枯槁憔悴者得以萌達使天只有寒而無春則物皆澌盡而乾坤無與立矣年來天下景象亦枯槁憔悴極矣臣民望陽春

之澤年復一年未有以對今萬曆之紀已四十年此亦人享更急之時也臣歷稽三代以至宋元三千餘年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只有十君如殷之太戊商宗稱爲盛治宋仁宗差治其餘皆亂周宣王唐玄宗梁武帝則始治而終亂然則三千餘年享國久長而克終者只二三君耳何其難一至此也天下大器帝王大福器久則必敝福盛則必衰自非戒慎恐懼以保守之未有不敗此臣于

皇上今日既以爲喜而亦竊以爲懼者也今民窮

財盡內外空虛虜封未就日肆要挾近遼撫

薊遼督撫官揭帖又言東虜大部糾集入犯

聲勢甚大遼兵裼服日久何以禦敵一旦邊

疆不支闌入內地

皇上試思京師中何事足恃何策足以自安是寧

可不寒心乎自古國家所恃惟在人才今自

閣臣大僚以及方面無所不空臣等苦口極

言幾盡心血尚不見聽此等官員皆

祖宗建設以共理天下當其時百司庶職無一不

備而

列聖尚且宵旰勤勞不敢暇逸今
皇上既深居端拱于上而使二三寥寥之臣工苟
且承順于下乃欲求天下之不亂有是理乎
人才雖天所生亦須人主作養乃克自立自
各官不補日就消磨造物之所摧殘浮言之
所牽羹不知其幾姑以論其他即閣臣之推
再遲臣恐排蕩之勢無所紀極而將來無人
之可用矣臣欵欵愚衷竊謂會推考選補大
僚三事尚爲可緩
皇上如不以臣言爲然則是臣之所瀆皆欺

君罔上罪不容誅必當
速行罷斥勿使一日留於此地如以臣言為一有
當則當
乞賜施行使諸臣益得效用天下國家之事庶不
至於敗壞而
皇上萬年無疆之盛治亦將遠邁殷宗為萬古之
一人矣
萬曆四十年八月初四日

翰林院印信揭

為印信事竊見翰林院衙門雖極清要然儘有許多事務許多應行文移必不容已卽臣閣中凡事亦用翰林院印信然後得行自掌院事王圖被言封印事務停閣已一年矣今王圖又移至近郊候

旨度之事體一時未肯遽來彼以人攻之急不得已而去雖非臣子之義然尚在候

旨不敢徑行則其情亦有可亮惟是翰林院事務甚難久停臣查萬曆二十一年間掌院事馮

琦曾給假回籍

命庶子余繼登暫署印信今臣亦敢代為圖請

准其給假限五箇月勅令前來供職其翰林院印

信令右庶子郭淐暫行署掌以待圖至庶諸

事不至虗誤而

皇上優禮講臣之至意亦因是而愈彰矣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八日

題假

德音再行懇請疏

奏爲題假

德音未蒙

沛發謹再肯昧懇請事該臣於新正初四日具疏以會推考選補大僚最緊最切三事爲請而歷稽自古帝王享國久長治少亂多之大較以爲

聖明覽觀儆戒之一助其事皆具在史冊鑿鑿可徵非臣敢爲臆說

皇上若以臣言為不足信則是三代以來三千餘年之事皆是虛妄而自古聖君賢臣兢兢業業以危亡禍亂為戒者皆是過計而臣之所言亦欺誑不忠之甚矣夫以周成王之賢周召佐之詩書所載無日不以祈天永命為事然其享國僅三十七年我

朝

二祖

八宗之聖德遠邁前代然惟

皇祖肅皇帝享國最久亦僅四十五年天之於帝

王亦若有所祈之若是也孔子云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解之者曰喜
者喜其得年之多懼者懼其將來之不可測
臣事君猶子事父安其為喜懼何獨不然我
皇上御宇千古帝王未有之福必有非常功德
以迓續之乃併當行政事釐格如此雖天所
單厚非常情能測常理能拘然欲求自今以
後之天下長如此四十年間之治安恐亦必
不得之數也 臣 以新歲與九卿諸臣相見孫
丕揚則言推陞不下失職欲去又年老欲去

趙煥則言見署兵部邊事可憂李汝華則言兵餉窘極舊歲所欠各邊額餉至二百五十萬束手無措許弘綱則言各差乏人無計處置相與徬徨蹙額意皆責望于臣臣實無顏可以居此因前疏未奉

俞旨不得已復此陳瀆言愈危而情愈苦臣知罪矣臣亦知浮沈緘默可以容身然蒙

恩愈厚義不容已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臣不勝懇切激祈悚息恐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九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九密揭 [illegible]請大遂考選

該臣日來連疏懇請目前緊急補官諸事甚

覺煩瀆惶愧

聖度優容亮其不得已而言非有他意耳今最窘

最急是閣中只存一人支持五載力盡勢窘

衆天下人望臣責臣又疑臣不欲推補臣憤

絲無聊精神消沮無復展布之望昔朱賡獨

任數月也自不堪何況于臣此臣所以千祈

萬禱求

皇上之憐念者也吏部尚書孫丕揚今年八十有

一老病可憐無時無刻不思歸去近疏請未
發涕泣告臣謂欲掛冠徑行臣勉以
君臣大義而其意終不肯回若丕揚一去則部事
更難其人臣以為左右侍郎必須
點用仍
明諭丕揚暫留俟部中有人然後再處庶為兩便
丕揚又惓惓以補官為請其所最切望者尤
在于左都御史之一官蓋紀綱重地須人彈
壓年來議論煩囂無所忌憚實由于此丕揚
素懷忠愛之心今已老年無家無子必不敢

有一毫之欺
皇上且兩京大僚實是缺人項蒙點用南京工部
侍郎萬象春又已病故此亦其勢之不容不
補者也至于考選諸臣候
命已久聚此百十無官無職之人于京師極爲不
便不如授之以任使各營職業毋有妄言多
事抑
明示處分彼亦無辭不然諸臣既苦于無官各差
又苦于無人徒使
朝端日日爲此一事紛紜不了終無休息之時

亦甚非國家之福耳臣廹切愚衷敢復冐昧

干冐清

聞屡干

宸嚴不勝恐懼隕越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三日

回奏兵部尚書揚

棠

發下吏部會推兵部尚書一本內

聖諭薊遼總督有事出旨來仰見

聖明惓念邊方至意但二臣未經

點用臣不敢擅擬竊念薊遼雖有事而本兵提衡

內外其任更重其勢更急今吏部所推二臣

才名皆素著一時之選皆在可用而王象乾資

俸在前又係正推如蒙

皇上點用其總督員缺令吏部推才望者往代計

象乾一時未得離任尚可料理邊事卽得代
後尙在中途留邊事亦有賴矣惟復别有
聖裁乞而
俯示使臣得奉行以免愆睞之罪謹具題以聞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六日

候
旨日久尚誠中請疏
奏爲候
旨日久尚誠中請事臣于歲暮祇奉
温綸謂臣缺各疏皆覽檢發隨該臣于新歲初四
初九日連章再請俱未奉
命旨各部間有章疏亦多不發仰發而擬上如六
科遷轉及一二方面官又復留中臣逐日入
直無所事事
皇上見臣之求去則必

諭之使出臣出則又一事不行一言不用是
皇上之所勤惓而加意者只欲愚臣之强留而臣
之所自效于
皇上者只衙閣中出入之故事于天下大計毫無
補也匪但無補其所妨誤且將愈大如此則
又不如負違
命之罪而堅于一去之為得耳臣非敢煩詞激瀆
取厭
君父實見天下事勢至窮至極不容再緩
皇上一念轉移則天下治

宗社安一念不轉移則天下亂

宗社危治亂安危決于

皇上之一念而

皇上一念轉移與否又決于今日臣若不及今極

言更將何待也

皇上疑臣所言皆爲諸臣求官故難其行則臣觀

自古人臣效忠敬主皆以用人爲第一義舍

是使爲娼嫉爲妨賢病國忠邪賢奸只此兩

途更無他說

皇上試爲臣謀將何從乎夫愛其人者尚欲其耳

目聰明手足強健

人主以天下爲身以百官群臣爲耳目手足苟有

愛

主之心者常從何如此臣之所以惓惓懇懇雖欲

緘默而不能自已也臣一片苦心統望

聖明垂鑒不勝懇切愧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九日

催請

瑞王婚禮揭

臣尼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其言甚切未蒙

俞旨竊念

瑞王年已二十一婚娶之典久已逾期今春若再不舉行委弃事體如以戶部錢糧未足必待此而後行則該部以帑藏空虛一時難措愈成耽誤臣愚以為該部所執者

皇上與

潞王之例亦自有說儻
聖意必欲從厚則分稍增二三萬而不必取盈以
示節省體恤之意庶
大禮得以奄完而
皇上慈愛之心亦可慰矣臣不勝下情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發孫尚書長去疏略
臣今月八日接得吏部尚書孫丕揚揭帖懇
求休致且云欲于
大明門叩頭即行又始青戶臣謂于十二月的
行臣竊念丕揚以老病求去情甚迫切但未
奉
旨而去則于事體殊為難處又部中乏人銓務誰
任此不得不仰塵
聖裁者也伏望
皇上將丕揚疏

發下或留或放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庶不枉揚之進退分明
國體亦不失矣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疏 [illegible]選

臣近以腰足楚痛杜門數日以閣中無人不成臣體又從強出然行步艱難俯仰困累每日出入皆須人扶掖方能移動又頭痛齒痛徹夜呻吟咳嗽吐痰略無休息醫者謂渾身是火故渾身皆病蓋臣之狼狽極矣而不敢請不敢言日夜籲天願閣臣蚤補使臣亦有時可以少休以不至即填溝壑

皇上大聖至仁

天覆地載豈不為臣一動念乎況臣事勢實窮彼

倆實踽郎使無病猶當求賢以自代而況其眞病有如此也至于考選事臣前已許言吏部都察院又合力苦言其說已盡併望

聖明哀憐垂察同

賜檢發下不勝哀鳴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十日

請發緊要三事疏

一[illegible]自[illegible]以[illegible]選[illegible]發[illegible]事[illegible]行今首觀[illegible]惧

頃讀然勢不容已今當將目前急切事務開

具三款上聞伏候

聖裁

一吏部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許弘綱皆違章

求去丕揚以衆

皇上慰留未放遽行但又何辭疏在

御前未發杜門候

旨今大選在即薊遼總督亦當會推不可遲延而

弘綱見掌臺事久即私家亦甚不便且大僚院皆乏人乃部院二臣又同時在告豈不誤事誤官亟渙溫綸責以君臣大義使其勉留二臣則部院猶不至盡空矣

一刑科遂無一官兵科有周永春又在請告註銷之痾實沈篤不能供事此二科章奏無人發抄盡皆沈閣昨御史彭端吾嘗差巡按四川待例巡按官出差必兵刑二科移文

內府領精微批今二科無官則精微批無從得領而御史不得行矣其間更有他事不便者皆如此尚書趙煥欲將此二科官先行允補亦是萬不得已之計伏望

聖明留神裁斷或將科臣請留本

發擬亦一策也

一今各省巡撫已皆有人惟四川撫臣喬璧星已經論劾致仕吏部推上日久未蒙

點用臣惟四川重地須以兵荒之後各處告變人情岌岌所為彈壓捍禦惟撫臣是賴璧星

候代之人豈肯復任地方事即使肯任而
人情玩視號令亦必不行豈非西南之大
憂哉伏望
皇上仰將吏部推疏
點用責其作速到任以便交代此地方一大急務
也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四日

請發考選摺

竊惟今日最急之事人情所最仰望者無如考選催請之疏日累千百儘其可緩而故急之以煩瀆

君父則臣子莫大之罪天下人各具一心何以萬口同聲不謀而合一至於此頃御史彭端吾回道席未及煖都察院即題差四川自端吾而外更無一人可差而貴州巡按缺已數年湖廣巡按見缺今歲兩省科舉何人監臨遼東巡按兼任提學雖奉

明旨令都察院具題亦以無人久寢今歲應試諸
生何人可送至于江西雲南福建按臣皆在
地方三四年情緒困苦所不堪言而考選守
候諸臣虛坐長安中不沾寸祿稱貸糊口竟
不知
聖意何時憐然何時萬
發俞旨人人有向隅之悲日日有河清之嘆不意
聖明在上澤及含生而乃使諸臣之困一至此也
夫臣但諸臣困而吾與部院之俯請其困乃
更甚矣今事勢之急已至此極伏望

聖明慨賜俞發了此一事

朝端省多少議論

皇上省多少煩心焦勞之臣不勝懇切祈禱之

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六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為申請罷斥事該臣于歲裏連章乞罷伏蒙聖恩敦諭臣出臣以履端屆期重違上命匍匐勉出亦妄意聖明當此新歲必有一番新政以慰天下之望使臣得少免于曠職之愆乃至今杳然雖連章苦口一切不報臣始知螻蟻之誠終不足以動天其所日夜延頸而企望者皆是妄想諄諄陳請皆贅辭耳乃大小臣工猶以此望臣若謂臣

之力尚能得之

皇上而不肯內盡者

天高于上衆迫于下臣以孤身踯躅其間譬如牛馬主人旣縶其足而諸欲乘駕者又鞭之策之必令其行彼牛馬雖賤亦有知覺其能不仰首而悲鳴哉昔韓琦求去神宗留之琦乃盡取士大夫責望之書以奏神宗遂聽其去蓋人主之于臣旣不行其言則亦使之有所容于天下而後可也臣之庸劣旣遠非琦比而人之罪責臣者又尚倍于琦臣寸心未死

何以自容頃者以腰足楚痛不能行步杜門
數月又復勉強令人扶掖而進今一身之中
自頂至踵無不作痛即扶掖亦不能行此所
以萬不得已哀祈
皇上放臣殘生使歸田里以毋誤天下國家之事
者也臣聞之畏途難涉高位難居臣起自孤
生素無遠志叨濫至此自揣非宜無一時一
刻不思退避豈敢復營私貪位以貽士大夫
之憂惟望
皇上召還耆德妙簡名賢為天下所共信共服無

倫無黨之人使居此地耳目一新衆志咸附

世界庶有清寧之日此尤今日安危治亂之

一大機而臣所欲以一去報國者惟

聖明鑒其誠而

亟俞之臣甘死懇祈不勝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銓臣去國時事日艱疏

奏為銓臣去國時事日艱懇乞

聖明留神治理事頃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臣在臥病中聞之瞿然嘆息丕揚當出山時

年已七十有八每對臣言感激

聖恩思欲圖報故黽勉前來忘其老病其後見

朝政積寒章疏不下推遷之請在庶官十不得

一在大僚百不得一即其所平生心服之呂

坤連章累牘極力推轂者亦終不報而會推

考選二事尤極為惓惓無計可動

天聽于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而雖有感

恩戀

主之心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此臣之所爲感嘆者一也年來士大夫議論異同各分門户甲乙互爭邪正倶混株連蔓引無有紀極雖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未易消弭以故大臣之自好者多思引避而不欲以其身與于甘陵朔洛之禍人才且盡邦國將空此臣之所爲感嘆者二也自來大臣告病無不得請六卿止于三疏其餘則一疏再疏隨即允矣此非

但成就士大夫難進易退之節亦以見朝廷
體恤臣子得遂其私也今請告之章一槩不
聽甚至如輔臣李廷機羈棲四載欲控無門
視去國如登仙盼
俞音如望歲而丕揚度勢不能得遂至徑行雖鳳
翽麟衆足爲
聖代完人乃國體亦少傷矣此臣之所爲感嘆者
三也當丕揚在日臣不能以此開悟
聖心少補萬一今去矣尚復何言惟望
皇上深念老成不得已去國之寸衷

垂情政治亟發目前緊要諸務使六卿大臣稍得
行其志以安其位
明諭群臣戮力公家愛惜人才稍成心省議論以
共成平明之治而諸凡求去迫切情勢難留
者亦乞
俯從其請使其進退以禮不至于狼狽決裂而尤
先自臣始此臣今日觸事惓惓之愚衷不能
自默者耳臣不勝悚息冐瀆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請

點用各部大條揭

蒙

發下吏部印信本令臣擬票臣惟部務緊急必須令人署掌見在六卿中只有兩尚書堪用而趙煥資深但已署兵部若再署吏部是一人而管三部殊爲不便故臣擬趙煥署掌吏部而以兵部改令孫瑋署掌蓋一時乏人不得不如此仍乞

聖明裁定非臣所敢專也臣又惟

祖宗設立六部每部一尚書兩侍郎竝徒備員蓋
念曹務重大平居則彼此可以商議偶有事
故亦可以代攝今各部有尚書則無侍郎有
侍郎則無尚書所以一人之身左支右吾日
不暇給伏望
皇上特賜點用即一時未肯盡補但使每部見在
必有一尚書一侍郎亦庶乎曹事不誤而于
朝廷之體面尚有可觀不至荒涼寥落如此之
甚也至于吏部尚書方當會推以俟
點用即左右侍郎亦斷不可少其原推疏俱在

御前併發

聖明俯賜檢發以重餉務毋使緩急之時又復借才于他部耳臣愚衷如此輒敢附陳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四疏

奏為乞罷未

允再陳苦情事該臣於前月十七日具奏中求罷

斥今已再旬未奉

俞旨竊度

聖心必以

允臣去則恐閣中之無人不

允臣去則量臣力之不堪且憐臣心之困苦中有

難處故爾遲疑臣以為此甚無難也今之閣

臣雖名為相其實毫無他事只票擬尋常之

本章卽一中才亦能辦之況在朝在野濟濟
賢才勝臣萬倍者甚多
皇上一簡用而左右贊襄綽有餘裕矣又何取于
一庸駑之具臣而必使之備員于此地哉若
以爲有臣在何以無補則是臣以一身之忝
竊而妨衆正之登庸卽此一端便得罪于
宗社得罪于萬世又何能一息安一日容也至于
臺省各官缺乏至極科臣以
冊封典試且空署矣臺臣以守候點留且無可
題代矣遼鎭之按差尚煩處置黔楚之舉士

誰爲監臨廢國家之典章寒
朝廷之耳目非專任臣近孫丕揚去後大小臣
工皆知臣之難留而亮臣之求去爲不得已
諸疏具在
御前
皇上試留神省覽則知臣言之不妄矣況臣馳驅
多年筋力精神實已竭盡頃又加以痰火大
作徧身瘫痛飲食盡廢骨瘦如柴日夜憂思
常至涕泣
皇上憐念其數載微勞但視臣如已死之人放此

殘生使歸田里臣一息未斷猶當尸口聲聲頌

聖恩于無極也如罪其煩瀆非所宜言而譴之戮之足臣自觸

天威自負

聖主亦何說之辭臣不勝哀鳴懇切籲祈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

乞休第二十五疏

奏為懇臣未去

朝政不行中外艱危公私俱困懇乞

聖明蚤賜裁決事臣求去月餘未奉

俞旨竊度

聖心必厭臣之多言矣臣敢不省躬引咎靜聽

處分然臣所言考選會推諸事非臣私事乃國事

也非臣一人私言乃天下千萬人之公言也

非可以不言而故言乃理窮勢極萬不得已

而後言者也

皇上以爲當則行之以爲不當則譴之斥之頃刻而決片言而定何所難處而遲疑若是若日延一日久而不斷臣一身病苦猶是小事竊恐天下後世有以窺

皇上之淺深矣語云君行令臣行意進退去就取自上裁國有定法君之所爲令也可得而行諸臣者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聖有明訓臣之所爲意也不得而徇諸君者也一介之士固有可殺可戮志不可奪者而況于天子之大臣乎臣言不見聽則必當去不去一日則

一日不能無言
皇上不聽臣言則必聽臣去臣去而
皇上免于多言之煩瀆亦便計也臣蒙
恩深厚豈敢頻煩求去取忤
聖心揆之事理委當如此不得不如此伏望
聖慈俯垂鑒炤
卽賜俞允臣不勝悚息負罪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黔國庄田疏

今日蒙

發下黔國公沐昌祚一本爲庄田子粒事內

傳出旨着行徵收臣惟此事該省撫按官以庄丁

爲詞故屢次疏爭兵部覆本

欽依令有司代徵西南之人方不勝慶幸今若復

准該鎮自徵則地方必復紛紜多事貽害不了內

而兵部科道外而撫按必復執爭其爲喧閧

無有紀極而

明旨前後相違朝行夕改甚非事體且通省人情

撫動不安將生事變亦甚非該鎮之福也此
事關係甚大臣爲不敢擬伏望
皇上將此疏留中不必發行致生議論使該鎮與
地方得以相安乃所以全之耳謹附奏以
聞
萬曆四十年四月初九日

乞休第二十六疏

奏為愚臣久羈負罪日甚懇乞

聖明即賜裁斷事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病苦昏

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羈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

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將使紀綱盡壞國體

盡傷廟廊不成廟廊世界不成世界臣雖木

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之不問乃官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被差可終不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此事也或者妄意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其行則臣以為要之為言必有所挾臣么麼賤儒譴誅罷斥皆由

君父何憑何恃而敢言要惟是受

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

堯舜主不欲以阿徇逢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冐
昧煩瀆之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恐嘆郎
輦轂之下肘腋之間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
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頗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
忠六曹不得衆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
可有可無衆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
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
法也

皇上今月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究爲但天下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足以勝千萬人之怨怒一旦禍變之來即食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爲有愧若復畏罪懼譴併此不言則眞孟氏所謂泄泄沓沓非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爲不忠不敬之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行罷斥

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署臣

點用吏部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

次第施行天下一日翕然稱

聖主矣

萬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七疏

奏爲病臣𤼵留致誤國事乞

恩發放事臣杜門乞歸已滿三月企望雖切

天聽未回每伏枕思惟上有

聖主而臣不能事下有群賢而臣不能進向之責

臣者謂其不能苦口以效忠今之責臣者謂

其不能因機以納牖向之責臣者謂其以不

去妨賢今之責臣者謂其以一去了事蓋臣

之所處轉難心轉苦而貽累于天下國家亦

轉甚矣憂鬱之極疾患日深終日惛惛如醉

如夢不知生存人世能復幾時又安能黽勉
馳驅以報
聖恩于萬一哉昨見署銓臣趙煥疏請推補閣臣
大僚考選極其懇切老成愛國之心可對天
日臣願
皇上聽之信之亟行其言仍
念銓曹事重冢宰統率百僚不可久虛俾
賜點用至于臣之篤病苦情萬分宜去萬不敢再
瀆
溫綸以慮

君父之今雅望

皇上蚤放一日臣躬蚤全一日之生且于朝事亦蚤

免一日之號誤其為公私利便甚不淺矣

萬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

請發考選疏

奏爲懇乞

聖明亟發考選事臣杜門候

命病困不支雖思勉擬票而自念旦夕去國之人不敢時有陳瀆惟昨接得副都御史許弘綱揭帖臚列臺臣缺乏各差需急之狀臣伏枕讀之不覺拊膺太息曰柰何當

聖明御世賢才布列之時而闕人廢事乃至此哉他尚可言三歲之賓興何等大典兩浙之與三楚何等大藩而聽其監臨之無人也維往

時曾有以藩臬代攝然皆御史臨期變故而為此權宜苟且之計未有
朝廷坐視其無人而漠然不為之處置也毋論
國家典章必不可廢而四海之觀聽豈不駭乎
於
皇上四十年用賢求治之盛心豈不亦有所未安乎臣極知請者愈煩則
聖心愈厭惟從容靜俟自有沛發之時但事勢急迫如此不得不言且念古之人臣雖身既廢退猶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況臣受

皇上厚恩即一日未死一日當思效忠而敢以欲
去未去之身遂忽然忘情于國事哉至于臣
之懇切求去委因馳驅多年力窮身病不得
不哀乞殘生于
君父乃未亮者或謂臣以去就爭此非但昧臣之
心抑且重臣之罪矣臣伏枕披瀝語言無次
伏望
聖明俯垂鑒炤即允臺臣之請將考選
檢發以救目前之急臣去而心安死而目瞑矣臣
不勝懇切籲祈之至

萬厯四十年六月初二日

乞休第二十八疏

奏為宿疾愈增懇

恩准放事臣向有血疾每遇夏秋輙發發輙委頓不支自頃以來六七月間無歲不請告非得已也今歲之發視前尤甚每一血下常至傾盆踰晝數刻乃始復遊一身之中為血幾何而能堪此肌肉俱消僅存皮骨固已槁無生意矣即不得已勉供票擬之役一切公事未能謝絕然皆從呻吟吁嘆中支吾答應日覺憒憒目下

皇貴妃發引乃
國家大禮臣爲輔臣當匍匐奔送度此病勢殆
必不能展轉思惟何以安處凡中外章疏
大政所關宜存秘密顧使病臣偃卧擬
旨中使往來傳宣屑越政幾莫此爲甚
皇上儻念及此其可一日容臣於此地哉夫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此聖訓也臣之所夙自矢者
也犬馬微勞報以帷蓋此
君恩也臣之所願有請名也臣聞之自古只有貪
戀不去之人臣未有求去不得之人臣有之

自今月始無聊之極遂至徑行始于小臣漸
及大臣淡泊之勢尚無底止
皇上如以淡泊之不如以
恩成之成之亦為臣其最急者故敢冒昧哀鳴仰干
天聽伏望
聖明亟正
鑒允臣不勝悚息戰兢待罪之至奉
旨覽卿屢奏目前諸務朕已知道了卿公清直亮
方且倚毗義當勉出視事共濟時艱何乃稱痾
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可遵旨即出

入閣贊襄慎毋再辭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六日

宣諭回奏倂乞休第二十九疏

奏為伏奉

溫綸恭陳謝悃再懇

天恩俯憐病苦事昨 臣 以患病乞罷該鴻臚寺官

捧出

聖諭覽卿屢奏目前諸務廢已知道了卿公清直亮方且倚毗養當勉出視事共濟時艱何乃稱病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可遵旨即出入閣贊襄慎毋再辭以副眷懷吏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扶病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賦性素愚徒有心于報
主積誠未至終無術以回
天顧年求去皆蒙
皇上慰留臣亦妄有希冀少竭犬馬之私至于今
歲則自度其力盡計窮無所復施若再濡忍
不去誤國之罪將日深一日故連疏哀鳴懇
求罷斥杜門候
命遂將半載歸念未舒宿痾復作一段苦情已具
前疏中毫無欺謬不意仰壓
聖慈特頒

温諭臣湔伏跪聽惟有涕零誼當遵

旨勉出圖效贊襄而病勢奄奄悲迷顛仆徒捐軀

命無補分毫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再籲號于

君父也臣聞

明主之于臣用其言不困其身臣之言具在所欲

效贊襄者止于此矣

皇上若採而用之臣雖死猶生而況于去如其不

用即竭蹶奔馳贊襄何事縱

皇上不罪臣天下尚容臣而臣覩此時事靦顏尸

素不病死亦愧死矣伏望

聖明憐臣供事多年賜以骸骨使返故鄉

鑒臣一點血誠

少採狂言用裨

聖政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悚息戰懼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疏

奏爲患病難痊懇

恩亟放事臣以病乞歸伏蒙

聖恩遣官宣諭臣隨具疏陳謝併求

允放今又兩旬未蒙

俞旨臣欲頻請則恐瀆

聖聰欲靜俟則恐妨政務跼天蹐地莫知爲計因

思年來大小臣工以去請者

皇上率皆不允遂併及于臣其所以不允者豈

皇上不體臣下之情而故難其去哉臣竊度之蓋

有二端其一則謂食
君之祿不宜自便身圖其一則謂紛紛陳請多是
以去沽名此二者皆臣子大罪
聖心所疑故孰之愈堅而請之愈厭耳乃臣則謂
人臣夫國于身何利其間盖各有一段萬不
得已之情乃敢控于
君父即年來求乞不遂羈留以死者甚多亦可見
矣至于沽名之人間或有之然舍見前之富
貴博無用之虛聲於之人情未必肯爾且人
臣何名附君上以爲名臣覩史傳所載其臣

有忠良恬退之名則其君必有神聖之號其
臣有奸邪貪戀之名則其君必有庸暗之譏
蓋臣之從君如日月星辰之從天未有日月
星辰無光而天不為黯慘者天能分日月星
辰以光所以成其大君能與臣下以名所以
成其聖今以
聖明在上而諸臣皆被不忠不敬無禮無義之名
書之史冊傳之後世
皇上亦豈願之哉而政本何地閣臣何官可任其
浮沈忝竊日延一日直至敗壞顛覆而後棄

之也且臣欲名則當輔

聖主勉建功業庶幾尺寸有聞以附于古先名哲之末流乃爲真名若居如此之地而泯泯汶汶無所表見徒乞其殘軀以就死林泉與草木同朽腐此昔人所謂入寶山空手回者鄉黨且羞稱之何名之有而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臣病苦至情已具屢疏不敢瀆陳伏枕思惟竊意

皇上之所以不放臣或在于此故復披陳申懇仰

祈

聖衷仰以進退去留當聽

君命雖中非所宜言則中止至于窮極無聊亦將出于無可奈何之計自甘誅戮而已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二日